

殉情之都

——见闻、札记与随想

汤世杰 著

艺出版社

特约编辑 梁 琴
责任编辑 洪 亮
毛军英
封面设计 彭开天



ISBN 7-80579-782-X



9 787805 7 7823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殉情之都

——见闻、札记与随想

书 名:殉情之都

——见闻、札记与随想

作 者:汤世杰

责任校对:洪宜宾

责任印制:罗时彪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1.375 插页 4

字 数:27万

版 次: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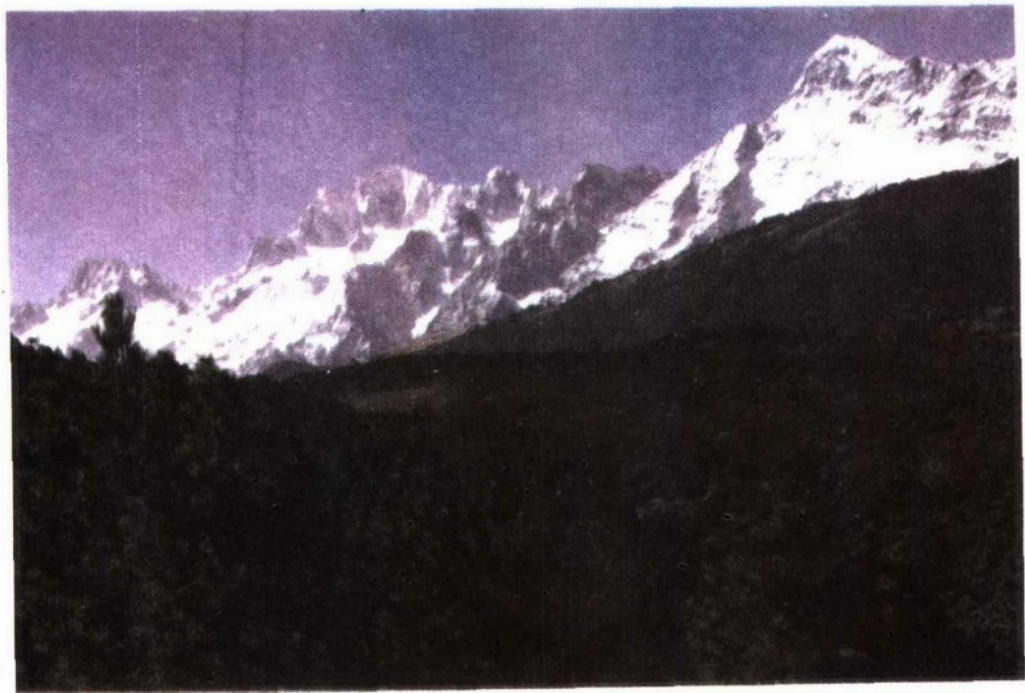
印 数:1—10000

定 价:20.00元

ISBN7-80579-782-X/I·645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从东北方向看到的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近景

杨福泉 摄

目录

目录

引 子

第一辑 峡 谷

- 虎跳峡的涛声 (2)
- 忽必烈和他的纳西情人 (11)
- 与洛克博士“幸会” (22)
- 阅读顾彼得 (29)
- “么些先生”李霖灿 (43)
- 痴迷与困惑的瞬间 (46)
- 边地：一个语词 (49)
- 仗剑行 (52)
- 生命与情感 (54)

第二辑 雪 山

- “十三长宝剑”与“一万白芙蓉” (62)
- 双峰雪山 (66)
- 穿越世俗的旅程 (69)
- 雪山背景下的纳西牧羊女 (74)
- 初谒玉龙 (80)
- 面对苍穹 (87)

夜宿白水河畔	(92)
为玉龙雪山拍照	(96)
白沙之行	(99)
在雪山的背后	(105)
轻快的出发	(105)
黑水河	(109)
从鸣音到宝山石头城	(111)

第三辑 草 甸

十二岩子坡	(124)
森林十字	(129)
与一个情死者“灵魂”的奇遇	(130)
雪山里的理想之国	(134)
寻找“玉龙第三国”	(141)
漫漫心路历程	(146)
走近“纳西活荷马”	(156)
“树耳朵”记	(165)
故事：源头与遗址	(170)
草甸上的废墟	(176)

第四辑 坝 子

蓝色拉市海	(182)
老木丽春的寻常心	(187)
现代“跑婚”者和她的婚礼	(192)
做客“纳居坞”	(196)
话说纳西“潘金妹”	(202)
聆听母湖	(208)
女神与女人	(212)

无尽“旧话”赵银棠	(220)
“绿纱巾”和晒粮架	(226)
自杀与历史	(231)
感觉道路	(241)
一个“情死”未果者的漫长岁月	(244)

第五辑 古 城

虚虚实实“四方街”	(254)
想念屋脊	(263)
斜雨轻风润古城	(265)
街道的品味	(269)
四方街的千古文化梦	(272)
乐与药	(280)
纳西古乐会的“艺术总监”	(289)
神秘的“波伯”	(293)
“音乐狂人”宣科二三事	(298)
四方街外的四方街	(307)
“文侠”和中孚	(308)
“大道之行”	(313)
“现代东巴”戈阿干	(317)
回望家园	(321)

生命的突围	(331)
-------------	-------

——代结语

后记	(348)
----------	-------

第一辑 峡 谷

死亡为他有限的尘世生命落了幕，
同时又揭起另一个幕，使他的光芒耀眼
的一面永垂不朽。

——（智利）聂鲁达：《诗的事业——回忆录》

虎跳，虎跳！虎跳峡口；如雷涛声中的静静沉思——“殉情之都”丽江，中外学者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关注——气息奄奄的南宋王朝和忽必烈大军的“革囊渡江”——一个无法证明的传说：忽必烈与他的纳西情人——追根溯源：美丽的纳西少女达拉瓦索米——美国人洛克：《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关于纳西人的始祖“爷爷”的两个故事——阅读“白俄”顾彼得——“么些先生”李霖灿——对“边地”这一词语的初步思考——仗剑行：一把长剑如何磨成了一支秃笔——九十年代，仲春丽江的一个千古月夜

虎跳峡的涛声

金沙江从青藏高原进入横断山苍莽深邃的峡谷，在与怒江、澜沧江联袂作了一段精彩的“三江并流”之后，继续由北向南，径直流到了云南丽江市的石鼓，眼看就要继续南下，却在那里猛然一个大弯，折头往东北方向奔去，从而避免了跟怒江、澜沧江一样，成为一条冲出国界的国际河流。金沙江在石鼓“长江第一湾”发生的这一流向改变，对中华民族事关重大。由此，中国才有了一泻千里的浩浩长江，有了滋养了大半个中国的长江文明。

跟着，金沙江进入了长江的第一道大峡——虎跳峡。虎跳峡谷深约 3000 米，江面仅宽 30—60 米，短短 17 公里江水，落差竟达 210 米。江中有一巨石横卧中流，相传曾有猛虎从石上一跃而过，故名虎跳石。虎跳石将江水一截为二，一时浪沫飞溅，白浪翻天，十数公里之外也能闻其涛声。

1988 年前后，一批又一批意欲漂流长江的勇士，都在虎跳峡败下阵来。

——万里长江不能没有石鼓，不能没有虎跳峡。没有了它们，就像没有了三峡，长江就成了一条浅薄、平淡的河流。

到此，你应该明白我的真意了：石鼓、虎跳峡，都在云南丽江市境内。而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

虎跳峡是威严的，如同大地的一道深深的伤口。两岸是两座怒耸入云、高达近 6000 米的壮丽雪山：玉龙雪山与哈巴雪山。皓首皑皑，银发苍苍，两座雪山，就像两个历尽沧桑的老人。

生活在虎跳峡一带的纳西族人中，流传着许多有关那两座雪山、有关虎跳峡的传说，说两座雪山原来是两兄弟，中间只隔着一伸手就可以越过的距离，但狠心的哥哥有一次竟不顾弟弟的死

活，在伸手拉弟弟越过峡谷时松手把弟弟送进了万丈峡谷……另一个民间故事牵涉到美丽的爱情，说两座雪山原是一对情人，由于大江的阻隔，它们至今还顶着万古不化的皑皑白雪，如一对熬白了头却又永世不得聚首的恋人，苦苦地厮守相依着……它们朝夕相望，默默无语，把所有的思恋托付给了汹涌的江水，托付给了那从未停息也永远流淌不尽的爱的波涛……

——我喜欢这个看似俗套的故事。

什么是爱？

什么是忠贞不渝？

什么是真正的人生？

这个故事似乎在叙说着一切——朴实地，动情地而又真切地……

那是春天，一个阳光灿烂而又普普通通的日子，我独自伫立在虎跳峡口。

凝望，沉思，沉思，凝望。

一边是玉龙雪山，一边是哈巴雪山。灿灿雪峰在阳光下闪耀，恍若披戴着金冠银带，威武的身影，让人疑心自己走进了一个巨人的国度。在它们面前，世俗的人没法不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奈。沁凉的江风，挟着星星点点的水花和雷霆万钧的震响，吹乱了我的头发，润湿了我的视线，也震撼着我的魂魄。江水吼声如雷，它从峡谷底部翻卷上来，又从苍穹深处直泻下去，霎那间便注满了我的心胸。

我在尘世已呆得太久太久，我知道我需要滋润，因为我感到了干枯，也需要灌注，因为我感到了虚弱……

天气却在不觉间阴了下来，峡谷转眼就变得有些暗淡了。灰白的水雾，从江底飞升起来，在整个峡谷里翻转弥漫，如同我思

绪的漫天大雾。头上，那被两座雪山锁成窄窄一线的蔚蓝色的天空，千万年来日升月沉，斗转星移，此刻又云飞霞走，岸边那两座雪山一动不动却又像在大步行进，让人感到了时光流逝的迅疾与无情。

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居住在玉龙雪山下的纳西人，想起了纳西人古老而奇特的“情死”习俗，想起了那些为了自由与爱情而慷慨赴死的年轻的纳西男女。

与金沙江在虎跳峡的遭遇一样，纳西人也有过一段像虎跳峡一样的历史。

无数的纳西恋人，就像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一样，现实中相爱却不能相聚。为了他们美丽神圣的爱情，他们相约去到美丽的玉龙雪山下，双双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然后一起进入传说中的“舞鲁游翠阁”，即“玉龙第三国”。此风代代相袭，竟然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情死”文化。从1723年清政府在丽江实行“改土归流”直到1949年的这两百多年间，“情死”愈演愈烈，终于成了纳西族普遍的社会风习。而“情死”发生得最普遍、最惨烈的地方，是丽江。丽江因而被称为“世界殉情之都”、“亚洲殉情之最”。

四十年代在丽江居留多年的俄裔学者顾彼得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里写道：“丽江的确称得上是世界殉情之都，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荣耀。家家都可以数出其家庭成员中有一两个殉情死去的。”^①

英国学者杰克逊在其所著《纳西宗教》里说：“毫无疑问，殉情是纳西人生活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多数汉人政府都试图采取措施减少殉情而亡的人数。但直到1949年，殉情的普遍性并未减轻。多对情人，甚至有多达十对的情人一起殉情而死。殉情死亡

的人数多得惊人。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纳西族如何以亚洲最高比例的情死率而蒙上了‘悲剧的人民’这一独一无二的名声？”②

1922年至1949年一直在丽江考察的美国学者洛克博士曾把玉龙雪山称作是“情死的世界”，据他调查，他在丽江期间，“在丽江的一些地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哈拉里肯’仪式（即纳西人为情死者超度灵魂而举行的‘祭风’仪式——本书作者）”；“很少没有任何亲属殉情的家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或多或少都有殉情的亲属”；“有时甚至有六对情侣一起殉情的事发生”。③

我的纳西朋友和中孚告诉我，1948年前后，他曾亲眼目睹过两次情死的场景。一次是在他十二岁时，就在离丽江县城不远的马鞍山下，他一次就看见了五对情死者，他们全都吊死在山上的一个树林子里。另一次他看得更真切，那天他跟他姐姐去玉龙雪山下玩，看见就在雪山的一个山脚下死了两个人，一男一女，面容安详沉静，毫无痛苦的迹象；他们身旁摆着一些水果、糕点，还有一个余烬未尽、青烟袅袅的火堆。那正是那对情死者一起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段美好时光的见证。据和中孚后来回忆，那对情死者很可能是喝了用剧毒的草乌泡制的毒酒后死的。

纳西族青年学者杨福泉在其所著《神秘的殉情》一书中写道：“自清代‘改土归流’以来，随着丽江纳西族巨大的社会变迁，殉情悲剧愈演愈烈，一直到1949年，每年的殉情者难以计数。笔者在数年的田野考察中仅调查了丽江县黄山、拉市、泰安、白沙、大东、塔城、鲁甸、大具、鸣音、宝山以及中甸县三坝等乡的一些村寨和老人，很多村寨被调查的人们仅就所见所闻就能列举几十对乃至上百对的殉情青年。由此可以知道丽江县纳西族在漫长的岁月中殉情人数之惊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无以数计。它们在纳西族历史上写下悲婉沉重、触目惊心的一页。丽江被称为‘世

界殉情之都’，确实不是夸张之辞。”④

他说：“纳西族著名歌手和锡典于1924年曾在丽江黄山乡长水村的树林里目睹三对青年男女一起吊死在一棵树上。1945年，该村有八对青年男女殉情而死。据丽江泰安乡南兴人杨文焕说，他父亲对他讲，他所耳闻目见的情死者就有一百多对。在四十年代，拉市乡曾发生过多起六至十人一起殉情的事。在拉市乡的一座山上有一株被称为‘游为孜’（意为‘情死树’）的树，每年都有数十对爱侣自缢于其上。四十年代，龙山乡有一次有九对男女青年一起殉情。龙山乡因殉情者众多，被外乡人称为‘游无施底’，意为情死之乡。塔城乡依陇巴甸有一次有六对男女青年一起殉情，又有一次有四对男女青年一起殉情。据该村年近八十的老歌手和学璜讲，她在五十年代前的岁月里所知道的殉情者不下一百对。据笔者在调查中所接触到的拉市乡、黄山乡、白沙乡、泰安乡、大东乡、鲁甸乡等地的一些老人讲，他们所见闻的殉情者也是难以计数的。”⑤

情死者大多是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也有数对年轻人一起情死的。杨福泉在其论著中写到：“据说，由于殉情者众多，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伙想群体殉情的青年男女邀约出走殉情，在山上又碰到另一些想群体殉情者，于是大伙共聚一起，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然后集体自杀殉情。群体殉情看来是相沿甚久的一种风尚，在记载于东巴经的第一部殉情悲剧文学作品《鲁般鲁饶》中，就描述了在高山上放牧的九十个小伙子和七十个姑娘集体殉情的故事。在近代，殉情者大多是一对一双，但三四对乃至七八对情侣一起殉情的事也经常发生。”⑥

集体殉情无疑跟纳西族青年男女婚前的恋爱活动大多采取集体方式有关，他们往往先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然后才在人群中挑选自己的意中人。纳西话称这种形式的恋爱活动为“咪若霍”，

意即“男女混在一起”。青年男女就在这种集体活动中建立了友谊，其中当然也包括爱情。当他们将要面对死亡时，平时要好的人就会互相邀约，一起去情死。

——这跟英国作家史蒂文生在他的小说《自杀俱乐部》里描述的自杀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部十分怪异的小说中，一群想自杀而又无力自己杀死自己的人，组成了一个秘密的自杀俱乐部，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死亡的次序；当那些抽中了死亡之签的人正面无人色地处在恐惧中时，就会被另一个人杀死。事实上，那已经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了。在对待“死亡”这件事上，看来纳西人无疑要比那些人勇敢得多！

纳西族传统的集体恋爱习俗至今也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那已不是在某个荒郊野外，更多的则是在某个具有现代生活色彩的公共场合。我起初几次去丽江时，都听说每逢节日和周末的夜晚，丽江县城的大街边总有一伙伙的年轻男女围在路灯下对歌跳舞，到了一定时候，那些相互间有了那么一点“意思”的青年男女便会悄悄离开人群，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另开“小灶”，让他们年轻、炽热的爱情狂放地生长。近几年来，这种集体活动更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遍布丽江县城的露天舞会。县城的中心至今还矗立着一座毛泽东雕像，就在那座雕像对面的丽江市文化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好几场营业性露天舞会，来的多是附近村寨的纳西青年男女——别以为他们会不习惯这种现代舞会，或许在他们眼里，这种舞会跟他们祖祖辈辈都玩过的“咪若霍”并没有什么两样，至多，也就是彩色的电灯光代替了火塘，音响洪亮的电喇叭代替了他们手中的乐器而已。也许正是这种“历史的渊源”造成了小小一个丽江城营业性舞会的繁荣兴旺。1993年5月的一个晚上，正好轮到我的一个纳西朋友去那里的一个露天舞场值班，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去。那天天气有点冷，还刮着一股小北风，但从四面八

方赶来跳舞的人仍络绎不绝，最多时甚至有五六百人。可我的那位朋友竟然不停地嘀咕，说，怎么今天才来这么一点人？！他认为那天的“生意”实在有点冷清，那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我说，这么多人还少哇？他告诉我说，这就算是少的了，天气好时，露天舞场里的人根本挤不下，许多来晚了的年轻人只好就着音乐，在场子外面跳。

情死并不限于纳西社会的某个阶层，事实上它几乎涉及到纳西社会的各个层面：穷苦的，富家的，世俗的，宗教的，未婚的，已婚的，年轻的，年老的，普通百姓，村寨头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纳西学者杨福泉对纳西社会中各阶层的情死状况都作过详尽的介绍，听来让人震惊：

“在东巴经中有不少‘司沛’（首领）的子女殉情的记载。如‘肯使司沛若’（意为‘司沛那牵狗打猎的儿子’），‘般曹司沛命’（意为‘司沛那挤奶的女儿’）等首领之子女殉情的故事。在近代，拉市乡、黄山乡、大东乡、白沙乡等地都发生过木姓富户子女殉情的事，其直接起因大多是包办婚姻。”^⑦

解放前，也有几个兄弟或几个姐妹与情侣一起殉情的事件发生。“大具、大东、鲁甸、黄山、拉市等地都发生过堂表姐妹数人或堂兄弟数人一起群体殉情的事。在四十年代，黄山乡文华村某户有一子一女，长相都不错。儿子先与一女子在附近文笔山上殉情，纳西族学者和志武先生曾随其父（东巴）去为死者举行过‘哈拉里肯’仪式。事隔不久，该户的那个女儿也与人一起殉情。”

⑧

“在不少地方，还发生过年年轻的东巴与恋人一起去殉情的。如泰安乡汝南化村东巴和学文父亲的两个年轻徒弟，都为抗拒包办婚姻而与自己的恋人一起殉情，一个在婚前殉情，喝草乌酒而死；一个则在婚后与自己过去的情人在山上自缢而亡。和学文的一个

叔叔也是个不错的东巴，因婚事不如意，婚后又与一个女子殉情而死。大东乡东巴和士诚的一个舅舅（亦是一个出色的东巴）因不满于家庭为自己定下的亲事，在尚未结婚时与自己平素相好的情侣在本村附近一个叫‘展短居’的山上一起自缢殉情。据鲁甸乡东巴和开祥讲，他的师傅鲁甸乡新主村的大东巴和文质 27—28 岁时曾与自己的情人在一棵杜鹃树上自缢殉情，因树倒下而未死。他认为自己未死是神意，因此不再殉情。大东乡一个老东巴年轻时曾与一女子相约殉情，已准备好必备的东西，但后来女子被家人看住，二人未达到殉情的目的。”^⑨

“到光绪年间，殉情已成为蔓延于丽江纳西族社会的风尚。民国元年，丽江地方政府鉴于当时惊人的情死率，明令禁止举行为殉情者举行的‘哈拉里肯’仪式和宣传殉情悲剧的文学杰作《鲁般鲁饶》，因为这个仪式和《鲁般鲁饶》被视为促成殉情的重要原因。从这件事上也可见清末时期殉情悲剧的普遍性。”^⑩

抗日战争时期，因社会动荡不安，男子被大量征召入伍，有情人难成眷属，丽江的情死事件层出不穷。著名的台儿庄大战中，参战滇军中的纳西族将士在前线大批战死，后方的妻女和情人得知亲人死讯后，悲痛欲绝，便在后方相继殉情。一时间，为阵亡将士举行的悼念仪式和为情死者举行的“祭风”仪式风起云涌，哭泣声、诵经声此起彼伏，天地悲怆，山河动容，其情景让人涕泪滂沱，难以面对。

“1949 年之后的解放运动，使丽江又发生了重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导致殉情悲剧重要原因的包办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被革除，‘玉龙第三国’的乐土信仰也随着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在年轻人心中日益淡薄，因此，自 1949 年以来，殉情人数锐减，渐至十分罕见。但殉情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形成的传统习尚，又很难完全绝迹。直至 1961 年，在丽江市拉市乡还发生了三对青年